賢愚經/賢愚經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賢愚經卷第三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一五）鋸陀身施品第十五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世尊！身有風患，祇域醫王，為合藥酥，

用三十二種諸藥雜合，令佛日服三十二兩。

時提婆達常懷嫉妒，心自高大望與佛齊，

聞佛世尊服於藥酥，情中貪慕，

欲同佛服，復敕祇域：「當與我合。」爾時祇域，

復與合之，因語之言：「日服四兩。」提婆達問：

「佛服幾兩？」祇域答言：「日三十二兩。」提婆達言：

「我亦當服三十二兩。」祇域答言：「如來身者，

不與汝同，汝若多服，必更為患。」提婆達言：

「我若服之，自足能消，我身佛身，

有何差別？但與我服。」即習效佛，日日亦服三十二兩，

藥在體中流注諸脈，身力微弱不能消轉，

舉身支節，極患苦痛，呻吟喚呼，煩憒宛轉。

世尊憐愍，即遙申手以摩其頭，

藥時即消痛患即除。病既得愈，看識佛手，

因而言曰：「悉達餘術，世不承用，復學醫道，

善能使知。」於時阿難，聞說此語情用悵恨，

長跪白佛：「提婆達多，不識恩養，世尊慈矜，

為之除患，方更吐此不善之言，

有何情懷？能生此心，長夜思嫉，向佛世尊。」佛告阿難：

「提婆達者，不但今日懷不善心欲中傷我，

過去世時亦常惡心殺害於我。」阿難白佛：

「不審過去傷害之事，因緣云何？」佛言：「善聽！

當為汝說。」「唯然世尊！當一心聽。」佛告阿難：

「過去久遠，不可計數阿僧祇劫，

此閻浮提有一大城，名波羅[木*奈]。爾時國王，名梵摩達，

兇暴無慈，奢婬好樂，每懷惡忌，好為傷害。

爾時其王，欻於夢中，見有一獸，身毛金色，

其諸毛端，出金光明，照于左右，皆亦金色。

覺已自念：『如我所夢，世必有此，

當敕獵者求覓其皮。』作是念已，召諸獵師，而告之言：

『我夢有獸，身毛金色，毛頭出光，殊妙晃朗。

想今國界，必有此物，仰汝等輩廣行求捕。

若得其皮，當重賜與，令汝子孫，食用七世；

若不用心，求不得者，當俱誅滅汝等族黨。』

時諸獵師，得王教已，憂愁憒憒，無復方計，

聚會一處，共議此事：『王所夢獸，

生未曾睹，當於何所而求覓此？若今不得，

王法難犯，我曹徒類，永無活路。』論此事已，

益增悶惱。又復有言：『此山澤中，毒虫惡獸，

亦甚眾多，遠行求覓，必不能得，交當喪身，

困死林野，且私募一人，令行求之。』眾人言善，

更相簡練，曉勸一人：『汝可盡力廣行求覓，

若汝吉還，我曹合物，當重賞汝；

設令山澤遇害不還，亦當以物與汝妻子。』其人聞此，

心自念言：『為此眾人，分棄身命，內計已定，

即可當行。』辦行道具，涉險而去，

行已經久，身羸力弊，天時盛暑，到熱沙道，

脣乾渴乏，鬱蒸欲死，窮酸苦切，悲悴而言：

『誰有慈悲，矜愍我者？當見拯濟，救我身命。』

時山澤中，有一野獸，名曰鋸陀，身毛金色，

毛頭光明，遙聞其語，甚憐愍之。身入冷泉，

來至其所，以身裹抱，小還有力，將至水所，

為其洗浴，行拾果蓏，來與食之。體既平復，

而自念言：『睹此奇獸，毛色光明，

是我大王所須之者；然我垂死，賴其濟命，感識其恩，

未能酬報，何能生心，

當害於此？若復不獲，彼諸獵師，宗黨徒類，當被誅戮。』

念此事已，悲不自勝。鋸陀問言：『何以不樂？』

垂泣而說心所懷事。鋸陀語言：『此事莫憂！

我皮易得，計我前世，捨身無數，未曾為福，

而能捨壽。今以身皮，濟彼眾命，心懷歡喜，

如有所獲。但剝取皮，莫便絕命，

我已施汝，終無悔恨。』爾時獵師，即徐剝皮，

爾時鋸陀，即自立願：『今我以皮，用施此人，

救彼眾人所愛之命，持此功德，施及眾生，

用成佛道無上正真，普度一切生死之苦，

安著涅槃永樂之處。』作此願已，三千國土，

六反震動，諸天宮殿，動搖不寧，各用驚愕，

推尋其相。見於菩薩剝皮布施，

即從天下來到其所，散花供養，涕淚如雨。剝皮去後，

身肉赤裸，血出流離，難可看睹，

復有八萬蠅蟻之屬，集其身上，同時啖食。時欲趣穴，

復恐傷害，忍痛自持，身不動搖，分以身施，

死於彼中。時諸蠅蟻，緣食菩薩身者，

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爾時獵師，擔皮到國，

奉上於王。王見歡喜，奇之未有，善其細軟，

常用敷臥，心乃安隱，情用快樂。如是阿難！

欲知爾時獸鋸陀者，今我身是。彼梵摩達王，

今提婆達是。八萬諸虫，我初成佛，

始轉法輪，上八萬諸天得道者是。此提婆達，

於彼世時傷害於我，乃至今日，猶無善心，

長夜思害，欲相中傷。」賢者阿難，及諸會者，

聞佛所說，悲悵兼懷，各自感勵，懃求法要，

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

有種辟支佛因緣者，有發無上佛道意者，

有住不退地者，咸各歡喜，敬戴奉行。

（一六）

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十九)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精舍。

波斯匿王崩背之後，太子流離，攝政為王，

暴虐無道，驅逐醉象，蹋殺人民，不可稱計。

時諸貴姓婦女，見其如是，心中摧悴，

不樂於俗，即共出家，為比丘尼。國中人民，

見諸女人，或是釋種，或是王種，尊貴端正，

國中第一，悉捨諸欲，出家為道，凡五百人，

莫不嘆美，競共供養。諸比丘尼，自相謂言：

「吾等今者，雖名出家，未服法藥消婬怒癡，

寧可共詣偷羅難陀比丘尼所，諮受經法，

冀獲所剋。」即往其所，作禮問訊，各自陳言：

「我等雖復為道，未獲甘露，願見開悟。」

時偷羅難陀，心自念言：「我今當教令其反戒，

吾攝衣缽，不亦快乎？」即語之曰：

「汝等尊貴大姓，田業七寶，象馬奴婢，所須不乏，

何為捨之？持佛禁戒，作比丘尼，辛苦如是，

不如還家，夫妻男女，共相娛樂，恣意布施，

可榮一世。」諸比丘尼，聞說是語，心用惘然，

即各涕泣，捨之而去。復至微妙比丘尼所，

前為作禮，問訊如法，即各啟曰：「我等在家，

習俗迷久，今雖出家，心意蕩逸，

情欲熾燃不能自解，願見憐愍，為我說法，

開釋罪蓋。」爾時微妙，即告之曰：「汝於三世，

欲問何等？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去來且置，願說現在，

解我疑結。」微妙告曰：「夫婬欲者，

譬如盛火燒于山澤，蔓莚滋甚，所傷彌廣，

人坐婬欲，更相賊害，日月滋長，致墮三塗，

無有出期。夫樂家者，貪於合會，恩愛榮樂因緣，

生老病死離別，縣官之惱，轉相哭戀，

傷壞心肝，絕而復穌，家戀深固，心意纏縛，

甚於牢獄。我本生於梵志之家，我父尊貴，

國中第一。爾時有梵志子，聰明智慧，聞我端正，

即遣媒禮，娉我為婦，遂成室家，後生子息。

夫家父母，轉復終亡。我時妊娠，而語夫言：

『今我有娠，穢污不淨，日月向滿，

儻有危頓，當還我家見我父母。』夫即言善。

遂便遺歸，至於道半，身體轉痛，止一樹下，

時夫別臥，我時夜產，污露大出，毒蛇聞臭，

即來殺夫。我時夜喚數反無聲，天轉向曉，

我自力起，往牽夫手，知被蛇毒，身體腫爛，

支節解散。我時見此，即便悶絕。時我大兒，

見父身死，失聲號叫。我聞兒聲，即持還穌，

便取大兒，擔著項上，小兒抱之，涕泣進路，

道復曠險，絕無人民。至於中路，有一大河，

既深且廣，即留大兒，著於河邊，先擔小兒，

度著彼岸，還迎大者。兒遙見我，

即來入水水便漂去；我尋追之，力不能救，浮沒而去。

我時即還，欲趣小兒，狼已噉訖，但見其血，

流離在地。我復斷絕，良久乃穌。遂進前路，

逢一梵志，是父親友，即問我言：『汝從何來，

困悴乃爾？』我即具以所更苦毒之事告之。

爾時梵志，憐我孤苦，相對涕哭。我問梵志：

『父母親里，盡平安不？』梵志答言：

『汝家父母大小，近日失火，一時死盡。』我時聞之，

即復悶絕，良久乃穌。梵志憐我，將我歸家，

供給無乏，看視如子。時餘梵志，見我端正，

求我為婦，即相許可，適共為室。我復妊娠，

日月已滿。時夫出外，他舍飲酒，日暮來歸，

我時欲產，獨閉在內，時產未竟，

梵志打門大喚，無人往開，梵志瞋恚，破門來入，

即見撾打，我如事說，梵志遂怒，即取兒殺。

以酥熬煎，逼我使食。我甚愁惱，不忍食之，

復見撾打。食兒之後，心中酸結，自惟福盡，

乃值斯人，便棄亡去，至波羅[木*奈]，在於城外，

樹下坐息。時彼國中，有長者子，適初喪婦，

乃於城外園中埋之，戀慕其婦，日往出城，

[土*(蒙-艹)]上涕哭。彼時見我，即問我言：

『汝是何人？獨坐道邊。』我如事說，復語我言：

『今欲與汝入彼園觀，寧可爾不？』我便可之，

遂為夫妻。經于數日，時長者子，得病不救，

奄忽壽終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，有所愛重，

臨葬之日，并埋[土*(蒙-艹)]中。我雖見埋，命故未絕，

時有群賊，來開其[土*(蒙-艹)]。爾時賊帥，見我端正，

即用為婦。數旬之中，復出劫盜，為主所覺，

即斷其頭，賊下徒眾，即持死屍，而來還我，

便共埋之，如國俗法，以我并埋。時在[土*(蒙-艹)]中，

經于三日，諸狼狐狗，復來開[土*(蒙-艹)]，

欲噉死人，我復得出，重自剋責：『宿有何殃，

旬日之間，遇斯罪苦？死而復生，

當何所奉得全餘命？』即自念言：『我昔常聞，釋氏之子，

棄家學道，道成號佛，達知去來，

寧可往詣身心自歸。』即便徑往，馳趣祇洹，遙見如來，

如樹花茂星中之月。爾時世尊，

以無漏三達，察我應度，而來迎我。我時形露，

無用自蔽，即便坐地，以手覆乳。佛告阿難：

『汝持衣往覆彼女人。』我時得衣，

即便稽首世尊足下，具陳罪厄，願見垂愍，聽我為道。

佛告阿難：『將此女人，付憍曇彌，

令授戒法。』時大愛道，即便受我，作比丘尼，

即為我說四諦之要苦空非常。我聞是法，

剋心精進，自致應真，達知去來，今我現世，

所更勤苦，難可具陳，如宿所造，

毫分不差。」時諸比丘尼，重復啟白：「宿有何咎，

而獲斯殃？唯願說之。」微妙答曰：「汝等靜聽。

乃往過世，有一長者，財富無數，無有子息，

更取小婦，雖小家女，端正少雙，夫甚愛念，

遂便有娠。十月已滿，生一男兒，夫妻敬重，

視之無厭。大婦自念：『我雖貴族，

現無子息可以繼嗣；今此小兒，若其長大，當領門戶，

田財諸物，盡當攝持。我唐勞苦，積聚財產，

不得自在。』妒心即生，不如早殺，

內計已定即取鐵針，刺兒囟上，令沒不現。

兒漸瘖瘦，旬日之間，遂便喪亡。小婦懊惱，

氣絕復穌，疑是大婦妒殺我子，即問大婦：

『汝之無狀，怨殺我子。』大婦即時，自咒誓曰：

『若殺汝子，使我世世，夫為毒蛇所殺，有兒子者，

水漂狼食，身見生埋，自噉其子，

父母大小，失火而死。何為謗我？何為謗我？』

當於爾時，謂無罪福反報之殃，前所咒誓，

今悉受之，無相代者。欲知爾時大婦者，則我身是。」

諸比丘尼，重復問曰：「復有何慶，得睹如來，

就迎之耶？得在道堂免于生死？」微妙答曰：

「昔波羅[木*奈]國，有一大山，名曰仙山，

其中恒有辟支佛聲聞、外道神仙，無有空缺。

彼時緣覺，入城分衛。有長者婦，見之歡喜，

即供養之。緣覺食已，飛昇虛空，身出水火，

坐臥空中。婦時見之，即發誓言：

『使我後世得道如是。』爾時婦者，則我身是。

緣是之故，得見如來，心意開解，成羅漢道。

今日我身，雖得羅漢，恒熱鐵針，從頂上入，

於足下出，晝夜患此，無復竟已。殃福如是，

無有朽敗。」爾時五百貴姓比丘尼，

聞說是法，心意悚然，觀欲之本，猶如熾火，

貪欲之心，永不復生，在家之苦，甚於牢獄，

諸垢消盡，一時入定，或阿羅漢道。各共齊心，

白微妙曰：「我等纏綿繫著婬欲，不能自拔，

今蒙仁恩導，得度生死。」時佛歎曰：

「快哉微妙！夫為道者，能以法教，轉相教誡，

可謂佛子。」眾會聞說，莫不歡喜，稽首奉行。

（一七）

阿輸迦施土品第十七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二十二)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世尊，晨與阿難，入城乞食。

見群小兒於道中戲，各聚地土，用作宮舍，

及作倉藏財寶五穀。有一小兒，遙見佛來，見佛光相，

敬心內發，歡喜踊躍，生布施心，

即取倉中名為穀者，即以手掬，欲用施佛。

身小不逮，語一小兒：「我登汝上，以穀布施。」

小兒歡喜，報言：「可爾。」即躡肩上，以土奉佛。

佛即下缽，低頭受土，受之已訖授與阿難，

語言：「持此塗污我房。」乞食既得，還詣祇洹，

阿難以土，塗佛房地，齊污一邊，其土便盡。

污已，整衣服，具以白佛。佛告阿難：

「向者小兒，歡喜施土，土足塗污佛房一邊，

緣斯功德，我般涅槃百歲之後，當作國王，

字阿輸迦。其次小兒，當作大臣，

共領閻浮提一切國土，興顯三寶，廣設供養，分布舍利，

遍閻浮提，當為我起八萬四千塔。」

阿難歡喜，重白佛言：「如來先昔，造何功德，

而乃有此多塔之報？」佛言：「阿難！專心善聽。

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有大國王，名波塞奇，

典閻浮提八萬四千國。時世有佛，名曰弗沙。

波塞奇王，與諸臣民，供養於佛及比丘僧，

四事供養，敬慕無量。爾時其王，心自念言：

『今此大國，人民之類，常得見佛禮拜供養，

其餘小國，各處邊僻人民之類，無由修福，

就當圖畫佛之形像，布與諸國，咸令供養。』

作是念已，即召畫師，敕使圖畫。時諸畫師，

來至佛邊，看佛相好，欲得畫之，適畫一處，

忘失餘處；重更觀看，復次下手，忘一畫一，

不能使成。時弗沙佛，調和眾彩，

手自為畫，以為模法，畫立一像。於是畫師，

乃能圖畫，都盡八萬四千之像，極令淨妙，

端正如佛，布與諸國，一國與一。又作告下，

敕令人民辦具花香以用供養。諸國王臣民，

得如來像，歡喜敬奉，如視佛身。如是阿難！

波塞奇王，今我身是。

緣於彼世畫八萬四千如來之像，布與諸國令人供養，

緣是功德，世世受福，天上人中，恒為帝王，

所受生處，端正殊妙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

緣是功德，自致成佛，涅槃之後，

當復得此八萬四千諸塔果報。」賢者阿難，及諸會者，

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八）七瓶金施品第十八(丹本為二十三)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諸比丘，各處異國，隨意安居；

經九十日，安居已竟，各詣佛所，諮受聖教。

爾時世尊，與諸比丘，隔別經久，慈心愍傷，

即舉千輻相輪神手，而慰勞之，下意問訊：

「汝等諸人！住在僻遠，飲食供養，得無乏耶？」

如來功德，世無儔類，今乃下意，瞻諸比丘，

特懷謙敬。阿難見之，甚怪所以，即白佛言：

「世尊出世，最為殊特，功德智慧，世之希有。

今乃下意，慰諭問訊諸比丘眾，

何其善耶？不審，世尊！興發如是謙卑之言，為遠近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知不乎？明聽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

「奉教善聽。」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，

無數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有一大國，

名波羅[木*奈]。時有一人，好修家業，意偏愛金，

勤力積聚，作役其身，四方治生，所得錢財，

盡用買金，因得一瓶，於其舍內，

掘地藏之。如是種種，懃身苦體，經積年歲，

終不衣食，聚之不休，乃得七瓶，悉取埋之。

其人後時，遇疾命終，由其愛金，

轉身作一毒蛇之身，還其舍內，守此金瓶。經積年歲，

其舍摩滅，無人住止，蛇守金瓶，壽命年歲，

已復向盡，捨其身已，愛心不息，復受本形，

自以其身，纏諸金瓶。如是展轉，經數萬歲，

最後受身，厭心復生，自計由來，

為是金故，而受惡形，無有休已。

『今當用施快福田中，使我世世蒙其福報。』思惟計定，

往至道邊，竄身草中，匿身而看，設有人來，

我當語之。爾時毒蛇見有一人順道而過，

蛇便呼之。人聞喚聲，左右顧望，不見有人，

但聞其聲，復道而行。蛇復現形，喚言：『咄人！

可來近我。』人答蛇言：『汝身毒惡，

喚我用為？我若近汝，儻為傷害。』蛇答人言：『我苟懷惡，

設汝不來，亦能作害。』其人恐懼，

往至其所。蛇語人言：『吾今此處，有一瓶金，

欲用相託供養作福，能為之不？若不為者，

我當害汝。』其人答蛇：『我能為之。』時蛇將人，

共至金所，出金與之，又告之曰：『卿持此金，

供養眾僧，設食之日，好念持一阿輸提來，

取我舁去。』其人擔金，至僧伽藍，

付僧維那，具以上事，向僧說之，云其毒蛇，

欲設供養，剋作食日。僧受其金為設美膳，

作食日至，其人持一小阿輸提，往至蛇所，

蛇見其人，心懷歡喜，慰喻問訊，即盤其身，

上阿輸提。於是其人，以疊覆上，擔向佛圖。

道逢一人，問擔蛇人：『汝從何來？體履佳不？』

其人默然不答彼問，再三問之不出一言，

所持毒蛇，即便瞋恚，含毒熾盛，欲殺其人，

還自遏折。復自思念：

『云何此人？不知時宜，他以好意，問訊進止，鄭重三問，

無一言答，何可疾耶？』作是念已，毒心復興，

隆猛內發，復欲害之。臨當吐毒，復自思惟：

『此人為我作福，未有恩報。』如是再三，

還自奄伏。『此人於我，已有大恩，雖復作罪，

事宜忍之。』前到空處，蛇語其人：『下我著地。』

窮責極切，囑戒以法。其人於是，便自悔責，

生謙下心，垂矜一切。蛇重囑及：『莫更爾耶！』

其人擔蛇，至僧伽藍，著眾僧前。於時眾僧，

食時已到，作行而立。

蛇令彼人次第賦香，自以信心，視受香者。如是盡底，

熟看不移，眾僧引行，遶塔周匝，其人捉水，

洗眾僧手，蛇懷敬意，觀洗手人，

無有厭心。眾僧食訖，重為其蛇，廣為說法。

蛇倍歡喜，更增施心，將僧維那，到本金所，

殘金六瓶，盡用施僧。作福已訖，便取命終，

由其福德，生忉利天。」佛告阿難：

「欲知爾時擔蛇人者，豈異人乎？則我身是。時毒蛇者，

今舍利弗是。我乃往日擔蛇之時，

為蛇見責，慚愧立誓，生謙下心，等視一切，

未曾中退，乃至今日。」時諸比丘，阿難之等，

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九）差摩現報品第十九(丹本為二十四)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住羅閱祇竹林精舍，

與尊弟子無央數眾。爾時國中，有一婆羅門，

居貧窮困，乏於錢穀，勤加不懈，衰禍遂甚，

方宜理盡，衣食不供，便行問人：「今此世間，

作何等行，令人現世蒙賴其福？」有人答言：

「汝不知耶？今佛出世，福度眾生，祐利一切，

無不得度。如來復有四尊弟子，摩訶迦葉、

大目犍連、舍利弗、阿那律等斯四賢士，

每哀貧乏，常行福利苦厄眾生。

汝今若能以信敬心，設食供養此諸賢士，

則可現世稱汝所願。」時婆羅門，聞諸人所說如是事已，

心懷歡喜，往其國中，遍行自銜，作役其身，

得少財物，擔至其家，施設飲食，請諸賢聖，

供養一日，剋心精勤，望現世報。婆羅門婦，

字曰差摩(晉言安隱)，飯僧已訖，諸尊弟子，

勸請差摩，受八關齋，受齋已訖，各還精舍。

時瓶沙王，值遊林澤還來向城，道見一人，

犯王重罪，縛著標頭，豎在道邊，見王悲哀，

求索少食；王情愍傷，即可當與，正爾別去。

時王竟日，忽忘前事，夜卒自念：

「我以先許彼罪人食，云何欻忘？」即時遣人致食往與，

舉宮內外，無欲往者，咸作是說：「今是夜半，

道路恐有猛獸惡鬼羅剎，禍難眾多，

寧死於此，不能去也。」爾時國王，念彼人苦，

身心煩惱，極懷憐愍，即令國中：

「誰能致食至彼人所，賞金千兩。」國中人民，無受募者。

於時差摩，常聞人說：「若世有人，

受持八關齋者，眾邪惡鬼，毒獸之類，一切惡災，

無能傷害。」差摩聞之，便興此心：「我家貧窮，

加復受齋，今王所募，欲為我耳，

我今當往受其募直。」思惟已定，往應王募。爾時國王，

又語差摩：「為吾擔食，至彼人所，若達來還，

吾定當與汝金千兩。」差摩即時，如敕擔往，

至心持齋，無有缺失，順道而行。出城漸遠，

逢一羅剎，名曰藍婆。彼鬼是時，生五百子，

初生已竟，極懷飢渴，見差摩來，望以為食。

然彼差摩，持齋無缺，羅剎見之，

逆懷怖畏，飢餓所逼，現身從乞所擔之食，

持少施我。差摩不逆，以少[曷-曰]之，所施雖少，

鬼神力故，而用飽滿。於時羅剎，問差摩言：

「汝字何等？」女人答言：「我字差摩。」羅剎歡喜，

語差摩言：「今我分身，而得安隱，由卿活命，

益我不少，我既蒙活，復聞好字，我所住處，

有一釜金，持以報卿，來時念取。」又復問言：

「汝欲何至？」差摩答言：「欲持此食往與彼人。」

藍婆又言：「我有女妹，在前住止，字阿藍婆，

卿若見之，為吾問訊，云我分身，生五百子，

身體安隱，具騰我情，令知消息。」

差摩如言，順道而去。見阿藍婆，即出問訊，

說其藍婆，情事委曲，生五百子，皆悉安隱。

時阿藍婆，聞之歡喜，問婦人曰：「今汝字何？」

女人答言：「我字差摩。」羅剎聞之，亦用歡悅。

「我姊分身，復得安隱，汝字復好，何其善也！

今此住處，有一釜金，我用賜卿，來時念取。」

又問之曰：「汝欲何至？」差摩答言：「為王擔食，

至彼人所。」阿藍婆曰：「我有一弟，字分那奇，

住在前路，為吾問訊，因騰姊意。」

即復共辭，順道而進。到前如意，見分那奇，

為其二姊，具說意狀，云彼大姊，生五百子，

身輕安隱，無有不祥。時分那奇，

聞其二姊平安消息，心用歡喜、復問差摩：「汝字何等？」

婦人答曰：「我字差摩。」其鬼答言：「汝字安隱，

復傳我姊平安消息，倍何快耶？」即語差摩言：

「我此住處，有金一釜，以用遺卿，來時念取。」

辭別已竟，引路而去。憶識故處，至彼人所，

與食已訖，還來本處，取金三釜持至其家，

復於王家，得賞金千兩，其家於是，

拔貧即富。

國中庶民見其家內財寶饒多各各慕及，樂為營從，來至其家，承給使令。

王聞是人福德如是，即召至宮，拜為大臣。

既蒙王祿，其家又富，信心誠篤廣殖福業，

請佛及僧，施設大檀。佛與徒眾，悉受其請。

飲食已訖，佛為說法，心意開解，成須陀洹。

時諸會者，阿難之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○）貧女難陀品第二十(丹本此品在第十一卷為五十三)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國中，有一女人名曰難陀，貧窮孤獨，

乞[曷-曰]自活。見諸國王臣民大小，

各各供養佛及眾僧，心自思惟：「我之宿罪，生處貧賤，

雖遭福田，無有種子。」酸切感傷，深自咎悔，

便行乞[曷-曰]，以俟微供。竟日不休，

唯得一錢，持詣油家，欲用買油。油家問曰：

「一錢買油，少無所逮，用作何等？」

難陀具以所懷語之。油主憐愍，增倍與油。得已歡喜，

足作一燈，擔向精舍，奉上世尊，

置於佛前眾燈之中，自立誓願：「我今貧窮，用是小燈，

供養於佛。以此功德，令我來世得智慧照，

滅除一切眾生垢闇。」作是誓已，禮佛而去。

乃至夜竟，諸燈盡滅，唯此獨燃。是時目連，

次當日直，察天已曉，收燈摒擋，見此一燈，

獨燃明好，膏炷未損，如新燃燈，心便生念：

「白日燃燈，無益時用。欲取滅之，暮規還燃。」

即時舉手，扇滅此燈，燈焰如故，

無有虧滅；復以衣扇，燈明不損。

佛見目連欲滅此燈，語目連曰：「今此燈者，

非汝聲聞所能傾動，正使汝注四大海水，以用灌之，

隨嵐風吹，亦不能滅。所以爾者？此是廣濟，

發大心人所施之物。」佛說是已，難陀女人，

復來詣佛頭面作禮，於時世尊，即授其記：

「汝於來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，當得作佛，

名曰燈光，十號具足。」於是難陀，得記歡喜，

長跪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即聽之，作比丘尼。

慧命阿難、目連，

見貧女人得免苦厄出家受記，長跪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難陀女人，

宿有何行，經爾許時，貧乞自活？復因何行，

值佛出家，四輩欽仰諍求供養？」佛言阿難：

「過去有佛，名曰迦葉。爾時世中，有居士婦，

躬往請佛及比丘僧，然佛先已可一貧女，

受其供養，此女已得阿那含道。時長者婦，

自以財富，輕忽貧者，嫌佛世尊先受其請，

便復言曰：『世尊云何不受我供，

乃先應彼乞人請也？』以其惡言，輕忽賢聖，從是以來，

五百世中，恒生貧賤乞[曷-曰]之家。

由其彼日供養如來及於眾僧，敬心歡喜，今值佛世，

出家受記，合國欽仰。」爾時眾會，聞佛說此已，

皆大歡喜。國王臣民，

聞此貧女奉上一燈受記作佛，皆發欽仰，並各施與上妙衣服，

四事無乏。合國男女，尊卑大小，

競共設作諸香油燈，持詣祇洹，供養於佛。眾人猥多，

燈滿祇洹，諸樹林中，四匝彌滿，猶如眾星列在空中，

日日如是，經於七夜。爾時阿難，甚用歡喜，

嗟歎如來若干德行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

過去世中，作何善根，致斯無極燈供果報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二阿僧祇九十一劫，

此閻浮提，有大國王，名波塞奇，

主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土。王大夫人，生一太子，

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當其頂上，

有自然寶，眾相晃朗，光曜人目。即召相師，

占相吉凶，因為作字。相師披看，見其奇妙，

舉手唱言：『善哉善哉！今此太子，

於諸世間天人之中無與等者，若其在家，作轉輪聖王，

若其出家，成自然佛。』相師白王：『太子生時，

有何異事？』王答之言：『頂上明寶，自然隨出。』

便為立字字勒那識祇，晉言寶髻。年漸長大，

出家學道，得成為佛，教化人民，度者甚多。

爾時父王，請佛及僧，三月供養。有一比丘，

字阿梨蜜羅，晉言聖友，保三月中，

作燈檀越，日日入城，詣諸長者居士人民，

求索蘇油燈炷之具。時王有女，名曰牟尼，

登於高樓，見此比丘日行入城，經營所須，

心生敬重，遣人往問：『尊人恒爾勞苦，

何所營理？』比丘報言：『我今三月，與佛及僧，

作燈檀越，所以入城詣諸賢者，

求索蘇油燈炷之具，使還報命。』王女歡喜，又語聖友：

『自今已往，莫復行乞，

我當給汝作燈之具。』比丘可之。從是已後，

常送蘇油燈炷之具，詣於精舍。聖友比丘，日日經營，

燃燈供養，發意廣濟誠心款著。佛授其記：

『汝於來世阿僧祇劫，當得作佛，名曰定光，

十號具足。』王女牟尼，聞聖友比丘授記作佛，

心自念言：『佛燈之物，悉是我有，比丘經營，

今已得記，我獨不得。』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

自陳所懷。佛復授記，告牟尼曰：

『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，當得作佛，名釋迦牟尼，

十號具足。』於是王女，聞佛授記，歡喜發中，

化成男子，重禮佛足，求為沙門。

佛便聽之，精進勇猛，勤修不息。」佛告阿難：

「爾時比丘阿梨蜜者，

豈異人乎？乃往過去定光佛是。王女牟尼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。

因由昔日燈明布施，從是已來，無數劫中，

天上世間受福自然，身體殊異超絕餘人，

至今成佛，故受此諸燈明之報。」

時諸大會聞佛所說，有得初果乃至四果，

或種緣覺善根之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慧命阿難，

及諸眾會，咸共頂戴，踊躍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三

（二一）大光明王始發道心緣品第十六

有知慧巧便人，以小緣故，

能發大心趣向佛道；懈怠懶惰人，雖有大緣，

猶不發意趣向佛道。是故行者，應強心立志勇猛善緣，

何以知然？爾時世尊，

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諸四眾諸王臣民，前後圍遶，

供養恭敬。於是眾中，多有疑者：「世尊，

本以何因緣故？初發無上菩提之心，自致成佛，

多所利益？我等亦當發心成道利安眾生。」

尊者阿難，知眾所念，即從坐起整衣服，

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大眾，咸皆有疑：

『世尊本昔從何因緣，發大道心？唯願說之，廣利一切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善哉！汝所問者，多所饒益。

諦聽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時大會，寂靜無聲，

風河江水，百鳥走獸，皆寂無聲，於是大眾，

天龍鬼神，悚然樂聞，一心觀佛。佛言阿難：

「過去久遠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，

有一大王，名大光明，有大福德，聰明勇慧，

王相具足。爾時邊境，有一國王，與為親厚。

彼國所乏，大光明王，隨時贈送；彼國所珍，

亦復奉獻於光明王。時彼國王，大山遊獵，

得二象子，端正姝妙，白如玻[王*(黍-禾+利)]山，七支拄地，

甚可敬愛，心喜念言：『我今當以與光明王。』

念已莊校，金銀雜寶，極世之珍，遣人往送。

時光明王，見此象已，心大欣悅。時有象師，

名曰散闍，王即告言：『汝教此象，瞻養令調。』

散闍奉教不久調順，眾寶交絡，

往白王言：『我所調象，今已調良，願王觀試。』

王聞心喜，遲欲見之，即擊金鼓，會諸臣下，

令觀試象。大眾既集，王乘是象，

譬如日初出山光明照曜，王初乘象，亦復如是。與諸臣民，

出城遊戲，將至試所。時象氣壯，

見有群象於蓮華池食蓮華根，見已欲發奔逐牸象，

遂至深林。時王冠服，悉皆墮落，壞衣破身，

出血牽髮。王時眩[目*冒]，自惟必死，極懷恐怖，

即問象師：『吾寧當有餘命不耶？』散闍白王：

『林中諸樹，有可捉者，願王搏捉，乃可得全。』

王搏樹枝，象去王住，下樹坐地，

自視無復衣冠，身體傷破，生大苦惱，迷悶出林，

不知從者所在。象師小前，捉樹得住，

還求見王愁惱獨坐，象師叩頭，白王：『願王莫大憂苦，

此象正爾婬心當息，厭惡穢草，不甘濁水，

思宮清淨肥美飲食，如是自還。』王即告曰：

『吾今不復思汝及象，以此象故，幾失吾命。』

爾時群臣，咸各生念，謂王已為狂象所害。

尋路推求處處，或得天冠衣服，或見落血，

遂乃見王，駕乘餘象，還來入城。城中人民，

悉見大王受如是苦，莫不憂惱。爾時狂象，

在野澤中，食諸惡草，飲濁穢水，婬欲意息，

即思王宮清涼甘膳，行如疾風，詣本止處。

象師見已，往白王言：『大王當知！先所失象，

今還來至，願王視之。』王言：『我不須汝，

亦不須象。』散闍啟王：『王若不須我及象者，

唯願觀我調象之方。』王即使於平坦地敷置坐處。

「時國中人，聞此象師欲示大王調象之法，

普皆雲集。時王出宮，大眾導從，

詣座而坐，象師散閡，將象至會，尋使工師，

作七鐵丸，燒令極赤，作已念言：『象吞此丸，

決定當死；王後或悔。』白言大王：『此白象寶，

唯轉輪王，乃得之耳，今有小過，不應喪失。』

王告之言：『象若不調，不應令吾乘之；若其調適，

事釁如斯。今不須汝，亦不須象。』象師又言：

『雖不須我，象甚可惜！』王怒隆盛，告言遠去！

散閡起已，泣淚而言：『王無親疏，其心如毒，

詐出甜言。』時會大小，聞已墮淚，

諦視於象。象師即便作相告象：『吞此鐵丸，

若不吞者，當以鐵鉤斲裂汝腦。』象知其心，

即自思惟：『我寧吞此熱丸而死，

實不堪忍被鐵鉤死，如人俱死，寧受絞死不樂燒殺。』

屈膝向王，垂淚望救。王意怒盛，睹已餘視。

散闍告象：『汝今何以不吞此丸？』時象四顧，

念是眾中，乃無有能救我命者，以手取丸，

置口吞之，入腹焦爛，直過而死，

如金剛杵打玻[王*(黍-禾+利)]山，鐵丸墮地，猶故熱赤。時會見已，

莫不悲泣。「王見此事，驚怖愕然，乃生悔心，

即召散闍，告言：『汝象調順乃爾，何故在林，

不能制之？』時淨居天，

知光明王應發無上菩提之心，即作神力，令象師跪答王言：『大王！

我唯能調象身，不能調心。』王即問言：『頗復有人，

亦能調身，兼調心不？』白言大王：

『有佛世尊！既能調身，亦能調心。』時光明王，

聞佛名已，心驚毛豎，告言散闍：『所言佛者，

何種性生？』散闍答言：『佛世尊者，二種性生，

一者智慧，二者大悲。勤行六事，所謂六波羅蜜，

功德智慧，悉具足已，號之為佛，既自能調，

亦調眾生。』王聞是已，悚然踊躍，即起入宮，

洗浴香湯，更著新衣，上高閣上，四向作禮，

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，燒香誓願：

『願我所有功德，迴向佛道，我成佛已，自調其心，

亦當調伏一切眾生。若以一眾生故，

在於阿鼻地獄，住經一劫，有所益者，當入是獄，

終不捨於菩提之心。』作是誓已，六種震動，

諸山大海，[跳-兆+叵][跳-兆+我]踊沒，虛空之中，自然樂聲，

無量諸天，作天妓樂，歌歎菩薩，而作是言：

『如汝所作，得佛不久；成佛道已，願度我等，

我等於此清淨法會，亦應有分。』」佛告諸比丘：

「欲知爾時白象吞鐵丸者，難陀是也。

時象師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光明王者，我身是也。

我於爾時，見是象調順故，始發道心，

求於佛道。」爾時大會，聞佛苦行如是，

有得四道果者，有發大道心者，有出家修道者，

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以是因緣，強志勇故，

由小因緣能辦大事；懶惰懈怠，雖遇大緣，

無所能成。是故行者，當勤精進趣向佛道。